

毛俄談判面面觀

陳季超

毛共與蘇俄之間的所謂邊界問題，自本年十月二十日雙方外交部副部長在北平開始談判以來，迄今一月，雙方均未發表任何消息，談判在祕密中進行。究竟進度如何？一般人都很注意。本來這個中俄邊界問題，毛偽政權是無權參加討論的。我政府早經聲明：「中俄邊界問題關係條約和國際法，祇有有關國家的合法政府，纔有權解決。我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且一貫堅持維護我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原則。所以有關帝俄時代根據不平等條約所佔我國的領土，自當待我政府收復大陸後，經由政治途徑，尋求合理的解決。毛偽政權對外所作的任何承諾與簽訂的條約，都屬非法和無效」。現在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主要是毛俄談判的結果，與國際局勢及我反攻復國都有關係，因此我們要注意其談判的進行及發展。茲根據國內外新聞報導及其他有關資料研究，發現：

雙方談判心理及表現

毛俄談判從開始以來，雙方敵對的態度已經略趨緩和，明顯看得出的，就是言論的互相攻擊方面，蘇俄在本年九月十一日柯、周會談之後，大體上已經停止，莫斯科華語廣播，過去以大量的篇幅，集中攻擊毛匪澤東，而現在則沒有這種指名罵姓的廣播，而僅僅從側面予以批判。毛共對蘇俄的攻擊，言論上雖然並未停止，但已略趨緩和。過去毛共稱蘇俄為「新沙皇」，或「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現在則改稱「社會帝國主義」。

這是表面上的緩和，而暗地裏則各懷鬼胎，玩弄花樣。蘇俄對毛共本已停止言論攻擊，可是最近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又在俄共機關雜誌「共產黨人」上發表文章，攻擊毛共「脫離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

則，並試圖分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用這種強硬的言論，來支持蘇俄代表團的談判立場，表示在理論原則及政策路線上，對毛共難以讓步。毛共亦選以顏色，它以積極的備戰行動，來支持談判的進行。固然毛共的備戰工作，早已進行，本年三月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大陸各地區的備戰工作即陸續展開，而十月二十日談判開始，此項工作則突趨積極，整個大陸各地，無不在其備戰之中，從沿海各省，尤其西北、東北，均已展開疏散行動，所有各地毛軍均奉到命令準備打仗，如增強邊、海防務，加強備戰教育訓練，無不積極實施。毛共認為談判，主要是蘇修內在外交需要。對談判不要存任何幻想。毛共會不會就此發動大戰？其實這種備戰，只是戰略防禦，準備必要時抵抗蘇俄的突襲，並無積極向蘇俄進攻的意味。蘇俄會不會因毛共備戰的刺激而提前採取軍事行動？依照目前情勢，也少有可能。蘇俄在軍事上固然比毛共佔優勢，但其內外問題很多；毛共雖然口中說準備大打，因力量不足，亦心存畏懼。這樣，所以雙方才有這次談判的舉行。

促成談判的原因

毛共接受談判，重要原因，是受蘇俄軍事威脅太大。它武器裝備窳劣，軍備生產能力薄弱，就以它的核子生產能力來講，亦不及蘇俄遠甚，更談不到威脅蘇俄。英國倫敦戰略研究所最近在其世界五十八國最新軍備報告中，提到毛共的核子能力，說其核子原料貯藏量，僅足以製造小型原子彈一百顆，這種原子彈的威力，約為二萬噸的黃色炸藥，或等於廣島型的。而自去年（一九六八）十二月二十七日試爆其第八次核炸，到今年（一九六九）九月二十二日，復試爆其第九次核炸，其間相隔達九個月，由此證明毛共核彈原

料生產能力，實遠較西方戰略專家原先所估計者為低。再毛共的飛彈發展，倫敦戰略研究所估計，亦較預期中的速度緩慢得多，應該在二年前發射的中程飛彈，至今迄無飛彈發射準備工作的報導，亦無任何跡象顯示，已從事海洋試射的必要準備工作，以發射洲際飛彈。究其根由，乃是因為政治上的紛擾延擱了一小羣科學工作團體的計劃，但目前正努力以求恢復元氣。（註一）

毛共在軍備貧弱，核飛彈落伍的情形之下，爲了急起直追，自然需要一段休養生息的時間。再加蘇俄利用心戰，威脅毛共的神經。例如蘇俄國防部副部長查卡洛夫曾公開指稱：俄軍如對抗毛共，勢將採取閃電戰的戰法。又如經常在國際間扮演半官方調停角色的蘇俄記者路易士透露：所有蘇俄的飛彈都已瞄準了毛共的要害。此外，蘇俄在對毛共用兵方面，在國際以及共黨國家之間，亦已做好了必要的輿論準備。這種心戰攻勢，咄咄逼人，毛共的神經那能不受威脅呢？據說蘇俄一項經由新疆、內蒙而逕取北平的鉗形攻勢作戰計劃及兵力的調派，業已於本年九月以前完成。（註二）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毛共當然是知道的。如果它對蘇俄的一切一概不理，仍然叫囂「準備打小戰，打大戰，打核戰爭」，而實際對「打大戰，打核戰爭」，則殊無充分準備，而且戰力遠不如人，到了面臨實戰的時候，如何能不失敗呢？

兼之，毛共「九大」以後，其內部危機日趨嚴重，如經濟問題，工業困難，某些地區的不斷發生武鬥，及大陸人民的普遍不滿等等。如果沒有一個安定時間，在內部重新整頓，展開「大批判」，徹底進行「鬥、批、改」，那其各省市「三結合」的所謂「革命政權」，就很難穩定地渡過。一旦邊境衝突真正演變爲大戰，不僅軍事上全無勝算的把握，就是政治上亦將失去控制的能力，大陸一切反毛反共的力量，且將揭竿而起，到時候毛共如何應付？

由於內外形勢均對毛共不利，故它兩害相權只取其輕，寧肯冒着言行分裂政治上對它不利的危險，也尋求對俄關係的暫時緩和，這就是所謂緩兵之計，期能贏得一段和平的時間，來爲它軍事上，政治上做積極的準備。柯、周在北平飛機場晤談，就是這個緣故。

至於蘇俄，亦有它難唸的經。俄僑柯錫金乘到北越弔喪之便，屈駕到北平移樽就教，會晤周恩來，提出所謂邊界問題的談判，主要原因是：蘇俄的西翼現在已真個是遠非安全了。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羅馬尼亞這事，對蘇俄

整個東歐附庸國集團的衝擊力，遠大於一般人所預料。現在整個東歐附庸國對蘇俄均有根深蒂固的不滿心情，而且已逐漸接近表面化了。固然目前蘇俄的武裝力量，還能鎮壓任何一個附庸國的背離，一如一九六八年它侵入捷克斯的那樣，但是兩個以上的或更多的東歐附庸國如果同時反叛，那它鎮壓就有問題了，這就影響到蘇俄侵略世界的整個戰略。蘇俄的戰略原則，是要維持它在東歐西翼的安全，然後它才能進出中東行動自由，這一步做不到的話，那就是它戰略上的大患。因此它的戰略着眼就在鞏固東歐的安全，如果它與毛共之間的邊境衝突長此糾纏下去，則其駐東歐的大軍勢必要東移，以防毛軍的進襲。如果一旦真的大打起來，則東歐的附庸國乘俄軍不能西顧的時候，一定要乘機起來反叛。何況毛共亦不是好惹的，同毛軍打起來，短期內一定不能解決戰局，曠日持久下去，對蘇俄將會產生軍事和政治上的不利影響。

同時美國屢次聲明：它在毛俄鬥爭中絕對保持中立，在對毛俄外交上，絕對採取獨立路線。蘇俄想聯合美國以制毛，至此已經完全絕望，并且它還怕美國在毛俄鬥爭中，坐收漁人之利。不久前蘇俄曾派員赴各西方國家，指控毛共，在毛俄邊境衝突中如何不對。本年八月二十日美國羅吉斯國務卿在記者招待會中透露了這一事實。并說：「俄國人實爲中共問題所困擾」。美國明知與毛共打交道會使蘇俄感到不安，但它還是對毛作出種種姿態。這使蘇俄十分看不順眼。俄僑柯錫金之赴北平，華府人士認爲係華盛頓「兩面外交」之一種合理反應；同時莫斯科對北平，一如華盛頓，也在採取一項較有「彈性」的政策。（註三）蘇俄對毛共主動謀和，這也是一項有力的近因。

看談判的問題能否解決

這次蘇俄總理柯錫金與毛共「總理」周恩來於本年九月十一日在北平會晤時，柯曾向周建議雙方採取下列三項行動，以緩和毛俄之間的衝突。

（一）對於最近曾經引起很多衝突的邊境爭端，召開副部長級的談判會議。

（二）毛俄雙方派駐莫斯科及北平的「大使」，返回他們各自的任所。

(三)舉行一次討論恢復貿易及其他經濟關係的會議。

同時柯錫金并向周恩來表示，爲了使談判順利進行，雙方的報紙、電台應立即停止對雙方頭子們的攻擊，而邊境的軍事衝突尤應停止，並要自各緊要邊境地區相互撤退武裝部隊。最後，還要召開高階層會議，以檢討雙方思想、觀念方面的歧見。周匪恩來對柯錫金的這些建議，未作具體承諾，只說俟與毛匪及其他毛方首腦磋商後再行答覆。以後毛幫內部經過了磋商，表示同意俄僑柯錫金的建議，於是與蘇俄商定於十月二日在莫斯科舉行貿易談判，接着又於十月二十日在北平舉行雙方副部長級的所謂邊界問題談判。在末開始談判以前，毛共曾於十月七、八兩日發表聲明，闡述它的「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的主張」，其要點是：(一)分清歷史是非，肯定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沙俄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二)以這些條約爲基礎，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確定邊界線的全部走向，『中國』並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這些條約割去的中國領土；(三)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件地歸還給對方，但是，雙方可以根據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邊界上的這些地方作必要的調整；(四)簽訂『中』蘇平等新約代替『中』蘇不平等舊約，勘界立標；(五)在『中』蘇邊界問題通過和平談判取得全面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中』蘇雙方武裝力量從『中』蘇邊界一切爭議地區，即根據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中交換的地圖雙方邊界線畫法不一致的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

以上是雙方的建議和主張，也就是這次談判的基礎，有些是屬於原則問題，有些是屬於臨時的問題；有些是可以達成協議的，有些達成協議就很難。如像關於雙方的報紙、電台停止對雙方頭子們的攻擊；雙方停止邊境的軍事衝突，各自從緊張的邊境地區相互撤退武裝部隊等。這些臨時措施，大體上可能協商解決。但也有些問題，如果雙方不「互諒互讓」，即通過談判協商，亦難解決。如根據「沙俄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確定邊界線的全部走向」；以及所謂「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無條件地歸還給對方」；「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邊界上的這些地方作必要的調整」。這些問題要達成協議，就要看雙方「互諒互讓」的程度了。如果雙方的看法稍有不同，要想達成協議，事實上是很困難的。

雙方糾紛的臨時措施，就是經過談判也未見得就能獲得協議解決；而在原則方面的問題，雙方談判解決就更困難了。這次談判的原則問題，如毛共主張：「分清歷史是非，肯定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沙俄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表面上看來，它是爭榮譽，裝着愛國的樣子，而實際上態度是軟弱的，對蘇俄完全是讓步的。毛共要「肯定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沙俄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僅是口頭上說說而已，實際它「並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這些條約割去的中國領土」。並且願「以這些條約爲基礎，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它所唱的，確是最底的調子，極盡對蘇俄讓步的能事。而其目的能不能達到呢？依我們看也還是有問題。因爲蘇俄在六月十三日的聲明中，曾否認前此有關邊界的條約爲不平等條約，并說：「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的『蘇中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從法律上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從此即無不平等條約的存在。而毛共十月八日的聲明，則強調「一九二四年『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第七條明文規定：『將彼此疆界重新劃定，在疆界未行劃定以前，允仍維持現有疆界』」。目前中俄疆界未行劃定，仍然有不平等條約的存在。這是對蘇俄上述聲明的駁覆。這次談判，一定還會以此相關的理論相互辯論，雙方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彼此堅持立場，各不相讓，是談不出什麼結果的。

毛共提出這個主張，明明曉得難得蘇俄的承認，但它爲什麼還要提出？我們會分析其動機，它主要是向七億愛國的中國人民表示：目前它以不平等條約爲基礎與蘇俄談判邊界問題，甚而繼續在邊界問題上有所讓步，均不過在現實條件下的一時權宜之計，只要蘇俄承認此等條約爲不平等條約，一旦條件許可，毛共仍可隨時要求加以廢除。

因爲依照列寧所標榜的主張，蘇維埃政權不得繼承沙俄時代與中國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蘇俄政府先後發表兩次對華宣言，聲明廢除「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現在只要蘇俄承認前此沙俄時代與中國政府所簽訂的條約爲不平等條約，承認蘇俄曾因此等條約而取得中國的領土，它就有取消此等不平等條約，歸還所有侵佔自中國的領土的義務——除非它不承認是經列寧領導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承認其現政權爲蘇維埃政府。

由此看來，毛共提出這個主張，其用意是很明顯的，蘇俄當然也了解，故莫斯科對毛共接受談判的意向表示懷疑，懷疑其堅持確認此等條約為平等條約，而又不拒絕以此等條約為基礎來談判邊界問題的真正動機。其實毛共的動機並無難解之處，上面我們已經分析。它之所以要在原則上堅持，而實際上則準備屈辱讓步，這不過是作為它的「遮羞布」而已。

毛俄這次在北平舉行的所謂邊界談判，依我們推測，可能是避免談判原則問題，只就若干實際問題尋求解決，即第一步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第二步以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為基礎，就個別地區的邊界加以必要的調整。在雙方表面上急於謀和的心理狀態之下，彼此在若干問題上達成某種協議，不能說絕對沒有可能。香港匪大公報本月八日發表消息，說毛俄北平談判進行並不順利。其用意可能一方面，是想藉此來促進談判的進展，而另一方面，則是提高其自己內部的警覺，加強備戰，以應付談判破裂時的可能軍事行動。就近日毛共暗中表現的備戰情況看來，這種判斷，大概與其原構想是符合的。

邊界衝突的死結

我們對毛俄談判，根據各種事實情況，作了如上分析。但另外一個問題，也與談判有關，應該在此一併談到。這就是蘇俄提出的召開高階層會議，檢討雙方思想、觀念方面的歧見。這與上面所說的問題，雖同樣是屬於原則方面的問題，但此問題不在這個會議直接討論。不過這個高階層會議最後是否召開？以及何時召開？應該討論些什麼問題？這次會議也許可能提出來交換意見；不過這些思想觀念方面的歧見，則更難談判。毛共在十月七日的聲明中，就已坦白說明：「中蘇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原則分歧，中蘇之間的原則鬥爭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同一聲明中說：思想、觀念方面的歧見，「即使一時解決不了，也應該維持邊界現狀，而絕不應訴諸武力。中蘇兩國沒有任何理由為邊界問題而打仗」。應該「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的正常化」。

毛共這些話的作用，在緩和目前雙方的緊張情勢，期能透過外交途徑，避免軍事衝突。至於思想、觀念上的問題，那只有留待以後再說了。但這是最

根本的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目前雙方所謂邊界問題，縱然是各基於現實利害，互相讓步，得到若干部份的妥協；可是妥協以後，衝突仍會再起，就是再談判，再妥協，仍然是無濟於事。甚至還可以說，談判的次數愈多，累積的難解問題亦愈多，而最後即構成死結，成為不治之症。這是毛俄衝突發生的根源，亦是衝突不能斷絕的癥結。

未來展望

我們的基本看法如此。至於這次談判會有什麼結果？就邊界問題來講，不外以下四種：（一）所有邊界問題，在這次談判中達成協議；（二）談判破裂，雙方恢復緊張對峙局面；（三）雙方堅持立場，不能達成任何協議，但亦不宜告談判破裂，將談判長期的拖下去；（四）在若干問題上達成某種協議，如在邊境緊張地區採取臨時措施，避免武裝衝突，脫離接觸等，其他問題則留待日後解決。這四種結果，以那一種可能性最大呢？第一種牽涉到原則問題，不容易即時談判解決；第二種現在雙方既然都有緩和緊張情勢的願望，而且國際情勢亦有許多顧忌，故這種可能在目前成份不大。第三種不能說沒有可能；但依我們看，還是以第四種結果為多。可是雙方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過了不久，邊界衝突可能再度發生，不斷發生，最後是否再度演變為兵戎相見，就要看未來的發展變化來決定了。

註一：聯合報駐華府記者施克敏

五十八年十一月八日通訊。

註二：中國時報五十八年十月十

二日社論。

註三：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周傑

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通訊。

著 文 學 汪

兵衛紅與命革大化文中共

中國立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印